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劉贊化

明文衡卷三十八

明　程敏政　編

序

大明日歷序　　宋　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歷成粵從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

之功過四方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夏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

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禀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恵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絶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

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歴所書籌畧之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葢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

謂得其實而無愧玆因日歷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
使他日脩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
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
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
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樂韶鳳纂脩官禮部
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儒
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讐校謄寫

則臣伯宗臣㦃及鄉貢進士臣黄泉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宫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

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强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

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呉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髪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乆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呉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逹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子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

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
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
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
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
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
重刋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
臣王僎脩撰臣李叔允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
簿臣瞿莊臣鄒孟逵典簿臣孫蕡臣答祿與權欽遵明

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
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
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
凡六謄藳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
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収者補之注
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
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為之序臣
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

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與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

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太古正音序

宋濂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譜成曲滌堙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

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間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然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鸏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砯砯乎冰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

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熈熈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閲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乎余有感焉樂之為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

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後世古樂寖久寖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為協

律郎

味梅齋稾序

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于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為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强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方以為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為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稍乖殊或得州縣散之南北或

以老癃疾疢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况余年愈老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為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為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

曰味海齋豪者示余皆馳騄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何可少乎

贈李子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哉何其邈邈而未見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産者尤盛於元今皇帝起南方士之䟽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况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才者即尊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

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爲通事司丞涉遠道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須余文贈之亦欲其化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語而朋友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愼無自棄哉

羅文質公集叙　胡翰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爲難顔子之不違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

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曰與之處也猶不能致

察於斯而况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探

其所藴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况世之相去又遠也

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揚子雲曰存則人亡

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

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任斯道之重者必

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

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顲之才

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
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
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
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為一矣
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
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為何如哉由是性
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
思力行任重指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

李翺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為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遺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

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制之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

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顔子交一臂而失之而况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風水問答序

烏傷朱君彦脩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

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僂谿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辯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

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幷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宫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

晦菴朱子以忠貫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華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簀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塋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

書欣然如獲拱璧普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郤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揚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為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制氏為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

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謡詩人之諷味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

俗美人情舒而不廹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强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㑹朝燕享内之為

閨門外之為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鐃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攷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麗逐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豔曲北音多悲壯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襞積曾不能希

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
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
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
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
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慆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
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
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
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

失是非雅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峜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爾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奥

於是有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科隷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為教也微之於今而不可得方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貿不通其變以至稟稅積纍則無衰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則無重差勾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貨一幣一程一度銖銖而乘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

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達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有言之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適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之說哉故吾於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

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覈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高卑準遐邇或盈或朒或正或員紀一衍萬極乎兆京正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者然後能通之哉茍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學則大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未幾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獲被寵賚即又遣使琉球五年秋琉球奉表從載入貢道里所經余復見其本末竊壯其行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足矣緩頰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為中國重一言失之亦未嘗不為夷狄侮笑東南海中諸夷國遠而險者惟日本近而險者則琉球耳由古以來常負固桀驁以為

中國不足制之元入中國所統土宇與漢唐相出入至元中嘗命省臣阿嘍罕將兵討日本未及其國而海舟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琉球用閩人吳誌斗之言不出師而遣使往喻其國留泉南者雖久之訖不能達而罷豈二國果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載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行國中不頓刃折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蓋天威也天威所加

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疊因其震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辯傅介子之勇莫膺其任而載慷慨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其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閫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以遺載欲其不失為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餽於貨寶恒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衄於利者使載不衄於利則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苟衄於利則雖奇丈夫檢柙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國家

委重非特使事蓋將授之以政矣

靈棋經觧序

劉基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奥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藴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為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為臣下為民四以一為少陽三為太陽二為少陰四為老陰少陽與少陰為耦而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悅

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爲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爲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桷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以爲龍曰水矣而又以爲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

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為申其意而為之言若夫以為黄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邪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邪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樂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

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為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

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蠃蚌𩻛溫風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鐘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夏小正集解序

王禕

夏小正世以為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為之注或曰盧辨注謂為鄭氏非也潁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關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關本而為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吉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為之解於是為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為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歷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為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徴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顔淵以為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為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為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吕氏十二月

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為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為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為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

為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茍求其故則精歷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歷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于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為神農之書素問為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為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

者質之然君之為此書則旣考覈詳而論辨密卓見絕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于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錄章句字畫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友桂詵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為墓誌玆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黃子邕詩集序

盱江黃子邕氏善為詩其詩有曰醉夢藁者皆古樂府

歌行五言古體總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實壹本於漢魏而絶去近代聲律之弊殆幾於古矣嗟乎若子邕者豈非其意欲追古之作者以為並然可不謂為今世之能言者歟予甞論之三百篇之詩其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為言大抵指事立義明而易知引物連類近而易見未甞有艱深矯飾之語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隆汚物理之盛衰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為有繫也後世之言詩者不知出此往往惟衒

其才藻而漫衍華縟奇詭浮靡之是尚較妍媸工拙於辭語閒而不顧其大體之所繫江左以來迄于唐宋其習皆然是其為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漫衍以為簡屛華縟以為質黜奇詭以為平易浮靡以為實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上之詎止於漢魏而已哉故予以謂子邕之詩殆幾於古今世能言之士如子邕者蓋不可多得也子邕嘗北遊遺世叔季其言不見用其志鬱鬱不得遂賴今天子明

聖盡収前代遺才而甄録之故子邕遂擢官於禮部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於子邕者居多蓋子邕之學不特善於詩而已予故論其詩并及其平生之槩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予於子邕之詩能知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焉相好而已也

送鄭仲宗序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

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亡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褘及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褘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

今陛下主天下為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等亦嘗見鄉人有論否乎臣濂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來受訓諭為臣言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還且將以所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聖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為贈仲宗即所謂義門鄭氏者也夫仲宗之來既承聖天子之叮嚀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加之

者矣而顧又求言於禕何邪禕也聞之三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而又薫陶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之間莫不興起於為善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藹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又昭受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上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禕故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

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

茲不復道

潛谿後集序　　　　　　　趙汸

潛谿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筆槖日新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汸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閲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盖嘗徧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汸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廼為序曰

脩辭以為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正東方朔枚臯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為傳謂辭章為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為貴雖子朱子纘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寖明之世刻意脩辭不踐故迹而乖

離侵畔自室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為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為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侍講黄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游于黄公之門其學以經為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鈎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為文其於為文直以才高思敏紓之斂之無適不

宜而未嘗有意於為作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章為淫
言葩藻為宿穢期於刻削刋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
於吕公尤惓惓咏思歎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
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别集之行豈徒欲以文
辭名世者哉蓋汸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
為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汸又
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
生曰為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為文當問

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為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湆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為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為是言學者竊論以為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

黄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送操公琬先生歸番陽序

聖天子既平海内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于京師乃詔脩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焉凡文儒之在官者無與於是在廷之臣各舉所知以應詔汸以衰病屢謝徵命亦誤在選中使者至郡太守將吏皆能言其病狀然莫肯受其咎者故不得終辭舟過嚴陵適前太史金

華宋公景濂亦至曰有詔名王子充於臨漳矣予曰汸衰病日增非可出者縱出亦無補於事所幸者平生故人重得一見於契闊之餘事故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蓋予與宋公不相見者數載而子充則十有餘年矣既至京師聞悉陽操公琬先生在書館卧病旦夕以聞即可歸私又自念番歙接境自弱冠則知先生先生學通諸經百氏述作滿家諸兄之家於番者與先生有連姻相好也每相見輒能言先生動靜而未獲一識今乃得

相見於此豈非向所謂非偶然者乎自是日上堂與諸
公從事筆硯閒退則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閒輒俾予連
榻卧談論經史晝夜亹亹相扣擊不少休予蓋有愧焉
俄而禮部尚書崔公侍郎傅公同至局中以得旨先生
且為别先生乃為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
先生之歸咸賦詩為先生贈予辱知有自則進言於先
生曰先生歸矣士之在山林與在朝廷異其於述作也
亦然纂釋羣經析衷百氏處則充棟梁出則汗牛馬雖

其説未必盡合於聖人非素業與之相出入者不敢議也崇古學貴文章凌厲漢唐上擬三代使窮鄉晚進謏聞淺見之士目動神聳不敢出聲以誦自揆終身不能為者又況陶冶性情吟詠風月或以單辭或以偶句為人所稱皆足以名世雖或無取於作者於人非鬼責亦何有焉此皆山林之士所為得也若夫朝廷之士則不然太史公網羅舊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業文景守成至今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貨殖

皆諫書也而後世以為謗韓退之未遇時欲作唐一經以垂無窮既入史館不敢有為柳子厚苦辭迫之曾不少動僅以執事成順宗實錄數卷卒困於讒口竄走無完篇司馬文正公受知神宗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句以訾之此皆鉅人碩德名實孚于上下以著書為大業者也猶或所遺若是今吾人抉其山林之學以登于朝廷之上則其茫然自失凛然不敢自放者豈無所懼而然哉尚賴天子明聖有旨姑即舊志

為書凡筆削悉取睿斷不以其所不能為諸生罪徳至渥也於是先生得以病辭歸而支離昏昧如汸者亦得以預聞纂修自詭豈非其幸歟然則汸於先生之行獨不能無所感者良有以也先生曰子姑遲之吾待子於番歙之間不逺矣

陶尚書文集序　　徐一夔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維新之運以雄辭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飾洪業鏗乎有聲炳乎有光聳世徳於

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裔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為非末技也嗚呼有志於此者疲神於六籍之閒焦思於佔畢之下其勞蓋亦甚矣夫其所以為此者抑豈徒為華哉亦將効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少也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公姿性過人其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且遠故其為文多或千言少或百字下筆汩汩不見有艱難意嘗遊吳楚會時

方擯棄南士懷寳不售其為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經以養其親而其為文多隱約今天子削平海内思變馬上之習遣使四出聘起巖穴之士使至台州得公公不敢固讓出應國家之需時上方命儒臣纂脩元史上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脩之列書成職教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官凡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虚座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其院事方是時天下大定

朝廷務導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勲閥以昭明文物凡詔令封冊歌頌碑碣等製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葢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為一代之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工否存乎人而文章之用則係乎所遭也余也蚤嘗有志兹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日益落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亦安敢自謂顯諸用也兹見公京師盡出其所為文見示且徵言以弁其端余遂為

之論次後之觀斯文者尚知余言之不詭也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奥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㗉不能有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

務治兵辟公叅賛而公鋭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
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恱苟且抑而不行公
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
作也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
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為十八
章散為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
正巳慎微脩紀逺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
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

之跡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辯博奇瑰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隂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為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

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勲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才晋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

仲景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為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為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温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國史兹不著

六書本義序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為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論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為

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舉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説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為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為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别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為象形者有之以

會意爲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凡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括其要分爲十類著爲十二篇釐爲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

以為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梁魚肉莫不以為食也而或不知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撝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吏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撝謙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覧著為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

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藴以攜譾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明文衡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坤

明文衡卷三十九

明　程敏政　編

序

通鑑綱目考證序　　朱右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予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於

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爵不咨于衆吾夫子蓋不得已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于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注以備其辭誠有得于筆削遺意後

世之鑒誠昭矣近代尹起莘發明旣相依附汪克寬考異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參會令本未免致疑兹讀徐君考證則渙然冰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弑帝必加進毒操懿進爵必加自為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注建興晉武太康十一年分注永熈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于以别嫡庶貴賤之分竇憲曰舅梁冀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釗曰貴妃兄

于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輩皆書官者于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拔祿官南詔酋龍之卒皆以死書于以存偏安一統之體李從珂必書養子又以著異姓絕嗣之危他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輔少主則改曰帝至若臨視如幸攻討誅殺莫不注意而備書之一字襃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毫髮爽其君臣賢否之實治忽盛衰之機已瞭然于心目間學者自是無缺畧牴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

且勤矣使朱子復生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有關于世教也哉其徒將鋟梓以傳遂書于首簡

性理本原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為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

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出圖神聖闡闗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于簡策矣孔孟既沒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茍而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閒出太極有圖東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日月于中天昭矇瞶于既昧真來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鑑也右生也晚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祗承熟讀詳味恍乎有覺安敢自私故録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為編名曰性理本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以示乎人次叙太

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蓋異世而同符者性理之本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詩一卷附于後若正蒙諸書或有未純茲不復輯學者苟能於是書讀之習而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之流行人心之妙用有不待他求而能知天人之蘊奧聖學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為得其要乎至于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不貳脩身以俟生順死安無復遺憾于出治乎何有學者其毋忽焉

九靈山房集序

揭彥良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材當可為之時大之推德澤于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為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于畸窮不偶畧無所見于世頗自意世之人既不我知則奮其志慮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于古之賢人下以待來世之君子嗚呼是豈其得已哉此余于浦陽戴先生而有感者也先生異時

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貫侍講黄公溍遊俊偉秀發軒然時輩中已有文名然志在用世未暇切切于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迹盤桓乎山顛海澨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凡觸心𢵧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竒異之觀覊人狷士之遺跡隠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風清深雅潔往往無愧于古之能言者雖其用意精絶而先生之窮不幸亦

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禄據位者何限求其勲業則未之有聞問其同時之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未必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録咸帙辱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于斯事故附私說于後使觀先生之文章者可以自省而不幸者足以有發也

周易旁注前圖序　朱升

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著字以明

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于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于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注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注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于今也各有横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

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為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令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閒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于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于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

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以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蓍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蓍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其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爲今易安注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別于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爲圖今録其全文于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

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宫圖説第八八圖爲之前而後周易旁注可得而讀矣

葉宗茂哀詩序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爲之賦詩而里之老友朱升爲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婺自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婺

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兵旋至蹂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知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既而鎮戍官適前從統鄉兵者于是上下相安得行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于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遣使督造戰船事集使守饒饒境接婺源民歡其至戍將與之不協不久罷去謫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不慼慼或又摘其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城築所賦

尋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呼宗茂而止于斯邪宗茂風神秀澈言笑媚好讀書史不數過成誦為人比方解說無不喻者隆師親友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作詩有思致有所論述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為于世者往往以器畧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為謙退推讓以茍悅人視已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已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譽毁以此揚子雲曰世亂則

賢聖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民
困于供億仕則困于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
事則事愈歸之甲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
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十年不亂
卒其經術名進士也展其事業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
壽斂華而實為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来使衰老者得
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于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
運耶始宗茂從余遊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

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卹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余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絶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矣吾與仲謙之悲何時而已耶

贈徐大章序　　梁　寅

余昔以戊子歲之秋至金陵迨庚寅歲之夏將歸江右以為錢塘江左之名郡也于是行而不一遊焉則將無

時而至也乃命兒子岷買舟載書籍趍京口而往留錢
塘踰一月于賢士大夫固多見之矣而天台徐君大章
家于是郡爲侯泮助教考其藴蓄聆其論議而又相與
之勤相顧之厚心尤慕焉西還之後不二年而兵興竄
身巖石之下屏跡田野之間每思金陵及錢塘恍然如
夢寐之所歷心雖係焉而跡不可以復至矣今上龍興
金陵爲鉅麗之都視前時益盛吴元年丁未歲以詔徵
至都四方之士翕若雲集而大章亦以嘗爲郡文學見

徵于時得復與之會相持問勞以喜以歎思曩時之周旋誠猶夢寐不期復見于此也是時上方文武並用丕武隆古肇寘三局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陳于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于古制者居之三曰誥局以撰誥命凡俊才之優於文辭者居之余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命同居官寺者半歲或談辯于蚤莫或賞詠乎風月大章之學之文固進於往昔而余之益老且衰則日退而已嗟乎昔之見也不期再

見於今日而今之見也又可期之於後邪其睽之久也其地之遠也而乃無一言以為别于人情何如也而余之贈以是言則所期於大章者固不啻如今而已也

送余縣丞序

五方之民俗有不同繇山川為之限隔而風氣殊焉長民者因其習俗為之政教率其不同以歸于同斯為善治矣今天子肇興鴻業威明並用疆境日闢齊魯之地悉歸輿圖而州縣之長貳方慎于遴擇既擇之當則進

之殿庭而訓飭之若曰北俗之人質異南土涖以純誠斯治之宜馭以譎詐匪道之正當是之時余君宗暘以賢良選為丞於般陽之長川吾知其無負於訓飭也君三衢世家其讀聖賢之書思勵其躬而措之政固藴之也久矧以其淳質之性臨淳質之民其奚至于齟齬哉甞聞予北俗其一家之幼少必聽命予父至嚴也至敬也凡齒德之尊於一鄉鄉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為鄉之父縣之令丞治一縣縣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為縣

之父州之守佐治一州州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為州之父而南之俗或愧焉其為一家之子者或乃不知敬其父矧為鄉縣州之民而能敎其鄉縣州之父亦幾何人哉大率豪陵其善貪譏其廉文嗤其質巧侮其拙偽欺其誠忮疾其仁若是者固自謂之賢也而莫以為恥也之長川能因其美俗以成其善治使北州之民咸曰維南有君子斯誠稱于任使矣太平之基惟賢是資君必勗之

贈安慶知府譚敬先序

汪仲魯

臣子趨君父之命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為尚非達于理者不能然譚君敬先知安慶之明年夏六月寇至鎮卒不戰以潰寇退君倡僚幕之官撫殘傷遺民固守三越月或曰郡府無兵甲寇出沒難測未若還請命于省府君不聽九月幾望右丞徐公達領兵城安慶于是民得安全而官有寵錫之榮又明年八月我吴國公躬率舟師解洪都之圍三戰皆捷大敗陳氏之兵其將校悉以

殺溺擒降偽主友諒中流矢死降其卒數十萬盡得其樓船公憫江夏之民屢年困迫于陳氏戰鬪供億不少蘇不忍輒以兵加之謀得其人將命以招諭之而譚君往焉或曰友諒死未知其信否不可以輕往或又曰友諒果死其嗣子必繼立亦不可往君曰上命也其可辭避乎於是奉命趨江夏宣明吴國威德懷柔寛恵之恩言論慷慨氣不餒竭人為之感動厚其禮遇乃以其官使來復命若是二者豈非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為尚者

乎苟不達於理而惟人言之去就鮮有不較乎利害者也以趨利避害為心而能忠于事君者未之有也故曰非達于理者不能然君既復命還安慶九華知府劉君喜而寄以頌詩九江宋伯折又率郡之能詩者咸歌詠之新安汪仲魯乃以事之關于大節者二并書以為叙

送彭萬里之江夏序

王師西平江漢伐罪弔民義明勢張人心翕合是故一戰而殺其大將焚其巨艦再戰而俘其衆不可以數計

三戰而殲其渠魁降其將卒數萬盡得其樓船古今大快靡逾于此夫殺主自立逆亂天常者人得而誅之國家申明春秋大義於天下江漢之民望風順服知者獻謀勇者効力抱才藝懷道德山林幽遠之士率皆振奮而願有為於時也況其勇健有謀直言好善如吾彭萬里者哉萬里以萬戶侯從鎮同安戰守招懷屢建勳績向之三戰皆預焉茲再往江夏且視予疾以別予覲國家盛事絕古今多士雲集而予則病廢甚不能振拔有

為獨壯萬里之行也執其手而語之曰王師方拯民於水火之中保之若赤子俘獲者盡釋不殺仁聲達遠邇真所謂保民而王者哉夫義之著所以勝敵也仁之孚所以安民也敵勝而民安以定天下不難也大丈夫樹勲名于不朽殆不遠斯言也夫

王生歸儒序　　葉致中

能言距楊墨者孟子謂之聖人之徒夫徒距之而輒與之若是其重則逃乎彼而來歸者得無與其賢哉吾友

王生故搢紳名家幼失所怙其族人舍之逍遥觀為道士既而來學于余聰悟警敏若聖賢之書諸子史傳既習聞之乃惝然曰家素以儒科顯不幸而中微而不肖者幸生以粗有識知乃棄去從老氏恐非先人遺意也乃解其冠裳謝其師歸讀書于其家别業于是吾黨儒者無論疏遠咸嘉尚之至有禮延之俾淑其子弟者嗚呼昔太史公著六家序說曰儒者愽而寡要勞而無功又曰道家者流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

要紲聰明去健羡薫五家之長為足以為理夫太史公之論若是王生為其徒矣習聞其學矣乃能尚吾儒之教奮爾來歸為儒門弟子師則視夫能言距楊墨者其輕重為何如識者必有以辨之乃有請余言以美其志者予曰儒者之道何道也儒者即天地以為道也天尊而地卑君臣之位也天生而地成父子之繼也一陰而一陽夫婦之配也日月星宿四時寒暑其比竝其先後小大朋友長幼之則也觀乎流行之有序發生之有和

禮與樂可行矣察乎天之經地之緯明乎陽之舒陰之慘政與刑可作也聖人者出仰觀俯察立為經制莫非以天地之道以為道人之為人者生于斯長於斯而待盡於斯固不能外天地以為人惡能外天地之道以為道哉不能外天地之道以為道又惡能絶君臣父子舍禮樂刑政以為道哉知乎此則太史公之說然乎否乎雖然彼瞶瞶然者無所知無足與適也知而不之信信而不擇其所從知猶不知爾若生者可謂能賢也哉生雖貧

志不屈身不汙爲吾道自樹立遂吾人倫長吾恩愛朋徒來從窮則相切以自善達則大行以兼善不其偉乎於是有以吾言爲足以輔吾教且有以達其志遂請書以爲序

贈蔡山人序　　宋玄僖

自知其命者而後可以言人之命命豈易言哉富貴貧賤命也壽夭禍福命也命懸乎天天之所爲深遠莫測而人欲言其將然無有不驗難矣哉是故非自知其命

者不可以言人之命也盖知命為君子君子之心不蔽於物而理無不燭理既燭矣于富貴貧賤夀夭禍福一聽乎天之所為而無不樂焉既以樂乎已又以語乎人曰富貴命也知命者不溢不危斯可以長守富貴也貧賤命也知命者不謟不濫斯可以久處貧賤也夀夭禍福命也知命者不偷活不傷生則夀惟其夀而夭非其夭也不足欲不蹈險則福惟其福而禍非其禍也斯言也人茍聽之于世教不有助乎夫以匹夫之言而有助

於世教非君子其孰能之術數之學云乎哉上虞蔡某山人蚤嘗習進士業試不利即委分田野而無競于時非自知其命者歟中年難於生事乃以五行書推人生年月日所直日辰而有以勸之於其富貴者勸其不溢不危于其貧賤者勸其不諂不濫于其壽夭禍福勸之以不偷活不傷生不足欲不蹈險為人言命而所勸若是非以君子之道處已處人者歟不然何其不專尚乎術數之學也余久處貧賤者也今年春遇山人田野間

聞其言知其有志乎君子之道而心竊喜焉因其徵余言故有以贈之

半軒集序　申屠澂

忠義者生人之大閑也忠者必義義者必忠全其義者未有不全其忠者也有若故半軒先生鄭仲潛父其全忠義者乎先生浦陽義門之碩德與義俱生者也吳貞文公宋太史公則先生之師也元太師道濟公則先生之知已也留閣下者甚久言天下事計無不聽當時被

其澤者多矣道濟公以誣罷相先生遂以永嘉幕官航海南歸在官半載拂衣還家暨運啓休明海内仕隱之名流莫不起而彈冠翺翔雲路先生年正强方且閉關纂修贊理家政作為文章深韞諸櫝賔客之慕義者輻輳雖舊交或辭疾不見而况其文乎如是者幾四十載可謂難矣晦其明於天日昭露之下保其貞于風霜凋落之餘養其素于岸谷高深之際跡之匿也如完璧非遁乎山林也身之隱也如藏珠非逃乎江海也惟其積

諸內者純乎義故其施諸外者純乎忠也非智周于物者能之乎嗚呼先生澂之世契也比年以来數承下風論及勝國之事盖有不勝其感慨者焉其忠義之見乎辭色者猶若是其耿耿也古人云文才之高學博而識卓者謂之三長先生盖兼而有之至于擴先儒之所未發究先儒之所未明皆可以見諸行事而非空言有不待贊美者讀者當自得之若夫履歴之初終已備于令王太史所述墓銘兹不著著其忠義之大身名之全以

白于天下使人人知先生之明哲如此後之人嗣先生之忠焉嗣先生之義焉是大有關于名教也昔宋之亡閩南有義烈之君子曰謝臯羽嘗參丞相文山公之軍事文山公死于燕而宋社屋自放于山澤間作為歌詩終不肯出仕人到于今稱之先生之志節可謂同矣而夷然樂道以全其天不有臯羽彷徨悲歌之隘則又有過之者先生之名與之竝傳可無憾於世矣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唐肅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爲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吴見海濵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爲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耶處女死爲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来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

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於大毋之難當時里人為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燬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為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吴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于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

專祠為重祔食為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為非專祠于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實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益人之憾也故吾黨之士咸追詠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為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茍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懇以為急務葢娥純孝有以感人心于二三百年之

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于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謚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令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代之失庶幾革而正之寧肯蹕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于今之在上者云

明文衡卷三十九

明文衡卷四十

明　程敏政　編

序

心學圖說後序　　蘇伯衡

金華坦谿之上有隱君子曰鄭君彥淵宋川陝制置忠愍公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葬書注釋讀之固意彥淵儒者乃今讀其心學圖說信彥淵之為儒者無疑矣夫

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焉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學者哉逮乎周衰聖人不作異端竝起其所以為學者大抵非帝王之學漢興羣儒掇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詁而不知反求諸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當宋世相與倡明聖學而論著焉子貢之徒所不得聞于仲尼者昭然若揭日月天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明

心不足以為學夫何積習既久雖有豪傑之材亦皆篤信先儒之成言是誦莫肯以精力自致而令為甚譬如侏儒之觀場人抵掌亦抵掌人揶揄亦揶揄其目耳猶無見也其心況有得乎則其失愈遠矣夫千古帝王之學固因濂洛諸大儒而復明至于天地事物之倫理性命道德之精微諸大儒又豈敢自謂其言盡矣備矣後之學者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彦淵之書所以作也彦淵優游事外於凡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

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為同㝠思而黙體深造而自得得其說直欲遡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于斯乎惜夫是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倘令彦淵與諸大儒竝時而生從而就正焉其有不傳信乎而顧使余得而讀之豈知言哉唐許胤宗國醫也而不欲著書以為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得吾之所言而不得吾所不言則於脉有不能明而且妄投藥矣於戲醫

家之説萬一失之其禍止于傷人吾儒家之説萬一失之其禍遂至于亂世然則儒者著書視醫者著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為學不敢篤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説觀彦淵之起詰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慨然者乎圖與説所不能盡者彦淵尚終有以教我哉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衡舉進士至燕因得拜公于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

孫公輔遊公輔生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荅書疏賔禮門客閒則讀書為文不遑頃刻自逸伯衡見之未嘗不羨且愧也别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國家底定燕冀公輔来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而于當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歷元統以来海内無事士大夫安富貴而養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為要以依違為賢以

漁獵為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禄位顧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為自完之計其低徊澀縮苟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為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支焉然則其亡也天邪人邪必有以辨之矣於戲公輔真知言哉今年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北平山東還而陜西按察僉事之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為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為國也猶醫師之治病也令夫貌之瘠肥氣之虛實病之深淺凡為

醫者舉知之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失其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焉切脈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技之良藥固不待煎洗割解而愈矣曾謂爲國而異是乎聖天子起民閒混一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於是蒐拔人材分布郡邑而寘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公自蚤歳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略所學乃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歳月習之以世故迹其言論譬諸

醫師蓋不惟素蓄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之為國無難也而況一道乎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夫畢公保釐東郊殷之為周久矣而其言且如此别今秦雍内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庸詎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德意作新之伯衡於公輔有望焉

送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衆

建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
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親
御便殿面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郭樹府寺備儀
衛董官聯施政教以待諸王出閤而龍舒汪君實拜晉
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
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来因
之凡諸侯王例寘傅相其位秩差後三師而禮貌之隆
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令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

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

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倜儻傑出之資

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興學雄文宏材遠

畧卓乎非流輩所可及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

右歴中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鍾大

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令𨼆二千石擢拜是官眷

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為

子傅唐太宗謂李績不遺于李密故託績以孤幼帝者

為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来歸其在中臺也數犯天威陛陳讜論可屬晉王豈復有過于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伕與績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伕與績蓋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間東平之賢使晉邸綽為令王保有社稷與國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

君之所優爲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敘之於是乎述

葯房居士集序

祝廷心

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後世之禮樂不足徵矣因其文章而考其所遇葢亦可以觀當世之變也乎士之生也以萬事所集之身而行乎是非得喪禍福之途自非離世絕俗不接乎事與居乎至盛有道之世焉能使憂勞悲憤不介于其中有以觸乎中矣焉

能使怨懟咨嘆不形乎其言夫以三代之際道術政教莫此為盛也賢士君子莫此為多也然考乎風雅之所録和平愉樂之音不能勝乎憂戚頌美稱譽之辭不能當乎疾刺而况數千載之下時殊而事遠者乎漢唐與宋傳國各三四百年而其全盛無虞居其三之一士之幸而遇其盛者蓋甚衆至觀其論述猶或有艱窮無聊畏罪羅謗之歎蓋世治矣而家或不寧身遂矣而或不獲行其志參差而不齊者固其理也歟則何怪夫言語

文章之難乎出于正也元氏之全有中國者九十有二年不以政柄屬諸士而亦不以法度誅之故士之仕者茍循理自守則可以致名位而無患禍然以父母妻子所託之身而不免與事接或任違其能叢以細故而繩以吏責亦烏能脫然無累於其心哉若浦江鄭先生仲舒之所遇蓋世之所至少者也先生之家既聚族而居事養撫育服食之須有常司冠昏賓祭繇役之事有常主自為學之外一不以入其心而出仕於朝歷翰林經

筵太學太常或為其屬或掌其教曰從世之名人大儒雍容講説而未嘗預薄書錢穀之煩及予運衰而社易奉身而歸為老成人享甘脆華美之養歲時從賓客兄弟嬉遨燕眺于姓左右數十人無適而不可於是屬文賦詩以述其樂余與先生遊從其從子叔度得其所著葯房居士集而讀之其言皆恬愉順適廣大和厚無所望乎外無所激乎中若不閘乎世之憂患者不平慼憤之言無毫髮見于其間噫是何其幸乎世之有志于斯文

者或奪於事變而不得盡其才或滯於寡聞而無以開
其趣故至狹隘淺陋而不足傳也因先生之所遇以求
其文因文之所稱以論其世是豈特一人之言也哉是
豈特今世之所鮮也哉

金華城川十詠詩序　　童冀

金華漢長山邑也連山環抱郡城其西中斷如玦浙水
出焉浙源發東白山縣烏傷西下經郡城南合華谿水
為雙谿又北折東騖而入于江其山則北走嚴陵南極

閩嶠東逾天台委迤以達海上之諸峯焉故自六朝以來號為山水名郡余生長是邦足迹所逮者北之羣山若金盆紫巖者以十數金盆蓋晉王初平牧羊地也紫巖則齊劉峻讀書石室存焉又其西為金華洞天南工名山所歷亦以十數惟永康諸峯尤為峻峭而巖靈石室則心所願遊而未遂者也洪武丙辰冬忝徵至京明年而職教全湘泝大江西上五千里凡吳楚名勝若九華匡廬之勝秀彭蠡洞庭之險與夫岳陽黃鶴之偉觀

可以動盪心目者固亦多矣而猶以為未屬厭也蓋全
湘距舂陵不三百里舜之九疑在焉雖旦夕心所鄉往
迄弗如志及再道衡陽距南嶽一舍而近亦弗獲寓目
焉將造物者靳而不畀人乎良由是身匏繫故也曁來
霅川覽天目之奇峭覩震澤之浩汗及嚮所經歷者視
吾故山若有加焉雖美而非吾土昔人所以興歎也今同
郡朱世庸不遠數百里走介吳中持其所居城川十詠
徵余序引城川去予居纔數舍邃邃石室固平昔所願

遊者也所謂十詠若華釜之峯棲霞之洞已多歷年所其他若亭若軒若齋居若樓觀則創自朱氏也使徒有是境而乏軒亭之勝或淪於閒曠有是室而非其境亦烏足以辱高人名士之篇詠哉聞朱氏之居其地今數世矣其所以克專其勝者必有其道矣昔之金谷華林午橋平泉其樓觀之偉花石之夥視朱氏奚翅什伯倍蓰也然而數十年間鞠為茂草雖欲彷像其遺跡而不可得惟唐王摩詰輞川别業逮今猶可想見誠以篇詠

猶傳故也朱氏之志其在斯乎雖然是境之勝固藉人言以傳其所以克世有其勝者則賴乎後之人有以持守之也朱氏之處此其必有道矣余髮種種旦夕得告東還或杖策一來克攬奇勝償其目力所未逮者亦足以酬素志矣嗟乎故山百里猶荏苒半世弗克一造其境則夫數千里外所謂九疑衡岳計終不可得而見矣然獲歸老故山逍遥林壑以優游卒歲所得不既厚乎失之東隅収之桑榆尚幾焉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肅

自三代禮樂蕩滅于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遐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為治于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為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為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為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

哉乎其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寛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唯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藴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

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蕝而習之及帝既行槼之辭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為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為禮樂止于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豈獨令日兩生之不肯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

可不知夫學乎今皇帝緝熈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
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
禮樂又明年編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攷訂之將
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
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疏飲水益力於
學以學之為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
選其論文章必歸之于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
援三代禮樂以為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為漢

行先生肯為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于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啇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攄而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于漢者而復於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于異時矣非先王其孰能與于此哉告行之日書以為贈

娥江送别圖序

溧陽達公貫道丞越之上虞秩既滿將朝京師邑人士相與送之娥江之滸公欲登舟輟挽止之咸咨嗟感歎

不忍爲別於是公起指江以語于衆曰昔吾絶江而東懼弗能佐理以忝朝廷寵命頼是父兄能教子弟能率三年無一事累我我得西渡江趣道千里以覲于天子何幸之深毋爲不忍余別也衆闔辭以復于公曰自本朝有天下以來官于吾邑者不猛以厲民則寛以息事不激以爲廉則察以爲智是皆不知從政往往不免故未有一人得赴中書以考厥績者考績中書當自公始公無彼數者之失有古遺愛之風哉吾等是以於公之

别不忍也乃再拜别公公登舟送者佇立水濵舟既行猶注目不少瞬而公亦憑柁樓顧望踟蹰于時天霽潮平四山如洗木葉飛墄墄凉飇舉之與翔烏泳魚相下上于中流使人别情紛擾益不能自忍也好事者繪爲題曰娥江送别圖將以寄公屬序于余余謂送公之别不于他所而于娥江也何故葢娥者曹氏女也其父盱善水以迎伍君爲濤所溺娥已死援出父屍事載漢史後世慕之故以名其江然伍君之忠曹女之孝且子大

節也公嘗以教邑人士今公之去邑人士必臨江以送者非徒不忌公教亦以願公克全大節也若乃區區不忍為別烏足重為公道哉姑併書于圖末而能言者又繫以詩庶乎公之有以觀省也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高啓

嚴陵徐先生大年嘗被召至京師與修元史書成上進詔擇纂修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議修五禮為一代之典乃復奏留之未幾其書又成先生固

申前請大臣知其志不欲強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以歸其鄉都之大夫士相與祖餞幞府門外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宜備顧問先生之文宜掌綸綍先生之經術操履宜在成均為學者師令皆不可得顧令以布衣老於家歸雖先生之志然豈不為司人物之柄者惜哉余進而解之曰皇上始踐大寶首下詔徵賢又責郡國以歲計貢士欲與共圖治平甚盛舉也故待賈山澤者羣然造庭如水赴海而隱者之廬殆空矣朝廷待以庶

秩猶梓人用材鉅細畢取豈獨於先生有遺哉蓋先王之為政莫先於順人情亦莫先於厚民俗力有所不任者不迫之使必為義有所可許者必與之使有遂所以人之出處皆得而廉恥之風作矣今先生以齒髮非壯厭載馳之勞戀考槃之樂抗辭引歸上之人不違其請者蓋將縱之山林使其鳥飛魚泳於至化之中以明吾天子之仁又將以風厲海內使皆崇退讓而息躁競也順人情而厚民俗實在於是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

以其所得者大也不然先生豈苟去之徒而大臣豈棄材之士哉况先生之歸也必能著書立言以淑諸人詠歌賦詩以揚聖澤則又非潔身獨往而無所補者也尚何疑哉吾又聞漢祖中興嚴光不屈後世莫不高之今先生之鄉即光之鄉也嘗遊其耕釣之處山高水長想瞻遺風必有邈契乎千載之上者矣今之歸其無負于夙昔之志哉若余遭逢明時不能裨益萬一懐恩苟禄而不去於先生葢有愧焉矣於是言者是之請書貽先

生以識別

贈錢文則序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蠍宮也而已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頗相似焉夫磨蠍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仰二公於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為役而命亦舍磨蠍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

當世而遭逢排擯謗毀幾不自容仕雖嘗顯于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儋耳之間踰嶺渡海冒氛霧而伍蠻蜑其窮亦甚矣顧余庸庸雖不能致威譽亦不為排謗者所及況遭逢聖明忝職禁署蒙恩賜還無投荒之憂是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赫然照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事奔走學不加修文無可采將泯焉為衆人之歸是不幸而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是之遼哉盖窮

達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可為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責於命而不以可為者責諸已所以多自恕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余之不能與之同者蓋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湖海徵余言為贈因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遇夫自恕而倖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修善鼓琴斯術其餘事

云

明文衡卷四十